

欽定舊五代

卷之十
六九七四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五

列傳二十一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以軍功爲牙校憲始童丱喜儒學勵志橫經不捨晝夜太原地雄邊服人多尚武恥于學業惟憲與里人藥縱之精力遊學弱冠盡通諸經尤精左傳嘗袖行所業謁判官李襲吉一見欣歎旣辭謂憲日子勉之將來必成佳器石州刺史楊守業喜聚書以家書示之聞見日博莊宗爲行軍司馬廣延髦俊素

知憲名令朱守殷賁書幣延之歲餘釋褐交城令秩滿
莊宗嗣世補太原府司錄參軍時霸府初開幕客馬郁
王緘燕中名士盡與之遊十二年莊宗平河朔念藩邸
之舊徵赴行臺十三年授監察賜緋署魏博推官自是
恒簪筆扈從十五年王師戰胡柳周德威軍不利憲與
同列奔馬北渡梁軍急追殆將不濟至晚渡河人皆陷
水而沒憲與從子朗履冰而行將及岸冰陷朗泣以馬
箠引之憲曰吾兒去矣勿使俱陷朗曰忍季父如此俱
死無恨朗偃伏引箠憲躍身而出是夜莊宗令于軍中
求憲或曰與王緘俱歿矣莊宗垂涕求尸數日聞其免

也遣使慰勞尋改掌書記水部郎中賜金紫歷魏博觀察判官從討張文禮鎮州平授魏博鎮冀十郡觀察判官改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權鎮州畱事莊宗卽位詔還魏都授尙書工部侍郎充租庸使八月改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兼太清宮副使莊宗遷洛陽以憲檢校吏部尙書興唐尹東京副畱守知畱守事憲學識優深尤精吏道剖析聽斷人不敢欺三年春車駕幸鄴時易定王都來朝宴于行宮將擊鞠初莊宗行卽位之禮卜鞠場吉因築壇于其間至是詔毀之憲奏曰卽位壇是陛下祭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風燥雨濡之外不可輒毀亦不

可修魏繁陽之壇漢汜水之壇到今猶有兆象存而不
毀古之道也卽命治之于宮西數日未成會憲以公事
獲譴閤門待罪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宮之庭礙事者畢
去竟毀卽位壇憲私謂郭崇韜曰不祥之甚忽其本也
秋崇韜將兵征蜀以手書告憲曰允中避事久矣余受
命西征已奏還公黃閤憲報曰庖人之代尸祝所謂非
吾事也時樞密承旨段徊當權任事以憲從龍舊望不
欲憲在朝廷會孟知祥鎮蜀川選北京畱守徊揚言曰
北門國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輕授今之取才非憲不可
趨時者因附徊勢巧中傷之又曰憲有相業然國祚中

興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在一人惟北面事重十一月授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尙書太原尹北京留守知府事四年二月趙在禮入魏州時憲家屬在魏關東俶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賫書至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旣而明宗爲兵衆所劫諸軍離散地遠不知事實或謂憲曰蜀軍未至洛陽窘急總管又失兵權制在諸軍之手又聞河朔推戴事若實然或可濟否憲曰治亂之機間不容髮以愚所斷事未可知愚聞藥縱之言總管德量仁厚素得士心餘勿多言志此而已四月五日李存渥自洛陽至口

傳莊宗命並無書詔惟聞天子授以隻箭傳之爲信衆
心惑之時事莫測左右獻畫曰存渥所乘馬已戢其飾
復召人謀事必行陰禍因欲據城寧我負人宜早爲之
所但戮呂鄭二宦且繫存渥徐觀其變事萬全矣憲良
久曰吾本書生無軍功而致身及此一旦自布衣而紆
金紫向來仕宦非出他門此畫非吾心也事苟不濟以
身徇義東都事略張昭傳昭勸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曰吾書生也天子委以保釐之任吾豈苟生者乎昭曰此古之大節公能行之忠臣也憲旣死論者以昭能成憲之節翌日符彥超誅呂

鄭軍城大亂燔剽達曙憲初聞有變出奔沂州旣而有
司糾其委城之罪四月二十四日賜死于晉陽之千佛

院幼子凝隨父走亦爲收者加害明宗郊禮大赦有司
請昭雪從之憲沈靜寡欲喜聚圖書家書五千卷視事
之餘手自刊校善彈琴不飲酒賓僚宴語但論文嘯咏
而已士友重之憲長子守素仕晉位至尙書

王正言鄆州人父志濟陰令正言早孤貧從沙門學工
詩密州刺史賀德倫令歸俗署郡職德倫鎮青州表爲
推官移鎮魏州改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
職任小心端慎與物無競嘗爲同職司空頊所凌正言
降心下之頊誅代爲節度判官同光初守戶部尙書興
唐尹時孔謙爲租庸副使常畏張憲挺特不欲其領使

乃白郭崇韜畱憲于魏州請宰相豆盧革判租庸未幾復以盧質代之孔謙白云錢穀重務宰相事多簿籍畱滯又云盧質判二日便借官錢皆不可任意謂崇韜必令已代其任時物議未允而止謙沮喪久之李紹宏曰邦計國本時號怨府非張憲不稱職卽日徵之孔謙段徊白崇韜曰邦計雖重在侍中眼前但得一人爲使卽可魏博六州戶口天下之半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若朝廷任使庶幾與人共事若專制方隅未見其可張憲才器兼濟宜以委之崇韜卽奏憲畱守魏州徵王正言爲租庸使正言在職主諾而已權柄出于孔謙正

言不耐繁浩簿領縱橫觸事遺忘物論以爲不可卽以
孔謙代之正言守禮部尙書三年冬代張憲爲興唐尹
畱守鄴都時武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廩帑出納兵馬
制置皆出彥瓊將佐官吏頤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
之但趨趨聽命至是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
走亂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
殺人縱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僚佐謁

趙在禮

通鑑正言索馬不能得乃
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

望塵再拜請罪在禮

曰尙書重德勿自卑屈余受國恩與尙書共事但思歸
之衆倉卒見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撫明宗卽位正言

求爲平盧軍行軍司馬因以授之竟卒于任

胡裝禮部尙書曾之孫汴將楊師厚之鎮魏州裝與副使李嗣業有舊因往依之薦授貴鄉令及張彥之亂嗣業遇害裝罷秩客于魏州莊宗初至裝謁見求假官司空頗以其居官貪濁不得調者久之十三年莊宗還太原裝候于離亭謁者不內乃排闥而入曰臣本朝公卿子孫從兵至此殿下比襲唐祚勤求英俊以壯霸圖臣雖不才比于進九九納豎刁頭須亦所庶幾而羈旅累年執事者不垂顧錄臣不能赴海觸樹走胡適越今日歸死于殿下也莊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如是賜酒

食慰遣之謂郭崇韜曰便與擬議是歲署館驛巡官未
幾授監察御史裏行遷節度巡官賜緋魚袋尋歷推官
檢校員外郎裝學書無師法工詩非作者僻于題壁所
至宮亭寺觀必書爵里人或譏之不以爲愧時四鎮幕
賓皆金紫裝獨恥銀艾十七年莊宗自魏州之德勝與
賓僚城樓餞別旣而羣僚離席裝獨畱獻詩三篇意在
章服莊宗舉大鍾屬裝曰員外能醕此乎裝飲酒素少
略無難色爲之一舉而醕莊宗卽解紫袍賜之同光初
以裝爲給事中從幸洛陽時連年大水百官多窘裝求
爲襄州副使四年洛陽變擾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裝

誣奏云裴欲謀亂人士寃之

崔貽孫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貽孫字伯垂

祖元亮左散騎常侍

世系表元亮字

晦孫號州刺史

父芻言潞州判官貽孫以門族登進士第以監

察升朝歷清資美職及爲省郎于江南迴以橐裝營別

墅于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遍野狹徑

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及李振貶均州

貽孫曲奉之振入朝貽孫累遷丞郎同光初除吏部侍

郎銓選疎謬貶官塞地馳驛至潞州致書于府帥孔勅

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千里沙塞途中今爲

逐客勅以其年八十奏畱府下明年量移澤州司馬遇

赦還京宰相鄭珏以姻戚之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

重昏耄罔知後遷禮部尙書致仕而卒

北夢瑣言崔貽孫年過八十求

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

有子三人自貽孫左降之後

各于舊業爭分其利甘旨醫藥莫有奉者貽孫以書責之云生有明君宰相死有天曹地府吾雖考終豈放汝耶

孟鵠魏州人莊宗初定魏博選幹吏以計兵賦以鵠爲度支孔目官明宗時爲邢洛節度使每曲意承迎明宗甚德之及孔謙專典軍賦徵督苛急明宗嘗切齒及卽位鵠自租庸勾官擢爲客省副使樞密承旨遷三司副

使出爲相州刺史會范延光再遷樞密乃徵鵠爲三司使初鵠有計畫之能及專掌邦賦操割依違名譽頓減暮年發疾求外任仍授許州節度使謝恩退帝目送之顧謂侍臣曰孟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范延光奏曰鵠于同光世已爲三司勾官天成初爲三司副使出刺相州入判三司又二年帝曰鵠以幹事遽至方鎮爭不勉旃鵠與延光俱魏人厚相結託暨延光掌樞務援引判三司又致節鉞明宗知之故以此言譏之到任未周歲卒贈太傅

孫岳冀州人也強幹有才用歷府衛右職天成中爲潁

耀二州刺史聞州團練使所至稱治遷鳳州節度使受
代歸京秦王從榮欲以岳爲元帥府都押衙事未行馮
贇舉爲三司使時豫密謀朱馮患從榮之恣橫岳曾極
言其禍之端康義誠聞之不悅及從榮敗義誠召岳同
至河南府檢閱府藏時紛擾未定義誠密遣騎士射之
岳走至通利坊爲騎士所害識與不識皆痛之子璉歷
諸衛將軍藩閫節度副使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料使
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
以爲元從孔目官長興元年始置三司使拜延朗特進

工部尙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末帝卽位授禮部尙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延朗再上表辭曰臣濫承雨露擢處鈞衡兼叨選部之銜仍掌計司之重況中省文章之地洪鑪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繼陳章表疊貢情誠乞請睿恩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降聖旨不移決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強收涕泗勉遏怔忡重思事上之門細料盡忠之路竊以位高則危至寵極則謗生君臣莫保于初終分義難防于毀譽臣若保茲重任忘彼至公徇情而以免是非偷安而以固富貴則內欺心腑